

辽东半岛灯塔风采录

● 青山碧海间，矗立在悬崖边上的白色灯塔引人注目。每当入夜，它亮起的灯光引导船舶准确进入大连港，又与东港商务区的灯火通明遥相呼应。它就是距离大连港最近的一座灯塔。本期《辽东半岛历史灯塔风采录》带您走进黄白嘴灯塔。

灯塔档案

始建年代	1925年	塔高	15.6米
地理位置	黄海北部大连市区东端	灯高	95.1米
构造	白色圆柱形混凝土结构	射程	红10海里 白20海里
坐标	38° 54' .2, 东经: 121° 43' .0		

点亮“夜明珠” 温暖航行路

□ 全媒体记者 甘琛 通讯员 马建满

每当说起大连港附近的灯塔，很多人第一印象是红、白灯塔，但实际上它们在航标序列中，属于灯桩，真正距离大连港最近、扼守大连港口门的是黄白嘴灯塔。

近百年以来，这座见证并创造过历史的灯塔，始终坚守在那里。每到夜晚，灯塔工人们点亮这颗“夜明珠”，为航船指引方向，也温暖了船员们的心。

优美风景中藏着沧桑历史

黄白嘴灯塔坐落在大连风景名胜区海之韵公园旁边，在“十八盘”上面的怪坡附近拐进一处小径，大约走五六百米，会看到一座红房子。它依山傍海，已经有百年的历史。这里便是黄白嘴灯塔生活区所在地了。

黄白嘴灯塔最初是日本人建的，始建于1925年，1945年日本战败后，灯塔就停止了发光，1947年亦军接管又恢复发光。1955年，灯塔由人民海军接管，1982年，正式移交大连航标区管理。

1987年，经原交通部批准后大连航标区将原灯塔拆除，电雾号亦随之拆除，并进行重建，提高了灯塔设备的技术含量和管理水平。

百年沧桑，时移世易。如今这里已成为著名的风景名胜区。黄白嘴灯塔下面的沙滩宽阔，沙质细腻，海水清澈，海岸线弯曲，景色优美。每到夏天，这里都有大量的游客前来游玩，尤其是晚上，黄白嘴灯塔的光亮给人一种浪漫的感觉，让游客度过一个难忘的夜晚。而从山顶看，茫茫大海，朝阳喷薄，海燕翔天，千帆竞渡，一派诗情画意。

但40年前，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：杂草丛生、杳无人烟、无路可走、无水可喝……

艰苦岁月铸就争先精神

说起黄白嘴灯塔的历史，没人比李玉更清楚。

李玉，曾是黄白嘴灯塔的一位灯塔工，在这里工作了40年，2019年退休。

刚来黄白嘴时，李玉只有19岁，那时是在部队。“看到这里的情况，我感到很心酸，太艰苦了！”李玉回忆说。

那时，吃水全靠山下的水井，最开始是用水泵抽上去，后来用水车运上山，水质很差，吃了后经常拉肚子。米、面、油、菜等物资要翻过三座大山花一个半小时到城里去买。

有一次，物资在运送过程中，舢板被浪打翻，包括米、面、煤在内的所有物资被抛进大海。当时是冬季，海水冰凉，如果不抢救物资，就会没有饭吃，战士们毫不犹豫地脱下衣服跳进了海中抢救物资。

“大米被海水浸泡过，晾干了之后再吃，那个滋味真是难以下咽。”回想起当时的情形，李玉感慨不已。

当时的条件虽艰苦，但灯塔工人们千起工作来却毫不含糊，任何时候都勇争先进。

1990年开始，北方海区开展了航标设备大维护、大保养、大评比、大检查竞赛。黄白嘴灯塔是铜质灯器，时间久了铜锈都绿得发黑了，为了取得好名次，灯塔工从领导到普通职工都一起干，冥思苦想多道工序，才一点点把灯器给擦拭干净。

“那擦得真是比‘慈禧太后的镜子’还要亮。”时任大连航标管理站站站长张树忠笑着说。

用生命守护灯塔之光

在艰苦年代，灯塔工人们几乎是用生命在守护灯塔之光。

“从红房子到灯塔之间，原本没有路，只是走得多了，才形成了一条很窄的小毛道儿。”李玉说，以前每天上山开灯关灯都异常危险，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跌落悬崖。

他记得20世纪80年代大连经历了一场强热带风暴，海边风力达到了11、12级，人根本站不稳，眼睛也睁不开。但是越是这样的天气越是需要把灯塔点亮。

李玉等值班的3人先是尝试将石头绑在身上去开灯，但依然有被台风吹进海里的危险。最后经过商议，三个人手挽手，蹲下去一点一点地挪到灯塔，终于将灯点亮。

不到500米的距离，他们走了将近1个多小时。开灯后，他们身上的石头还在，心里的石头却放下了。

看着现今的水泥路，记者不禁对灯塔工人们肃然起敬。



黄白嘴灯塔。大连航标处供图

行游山水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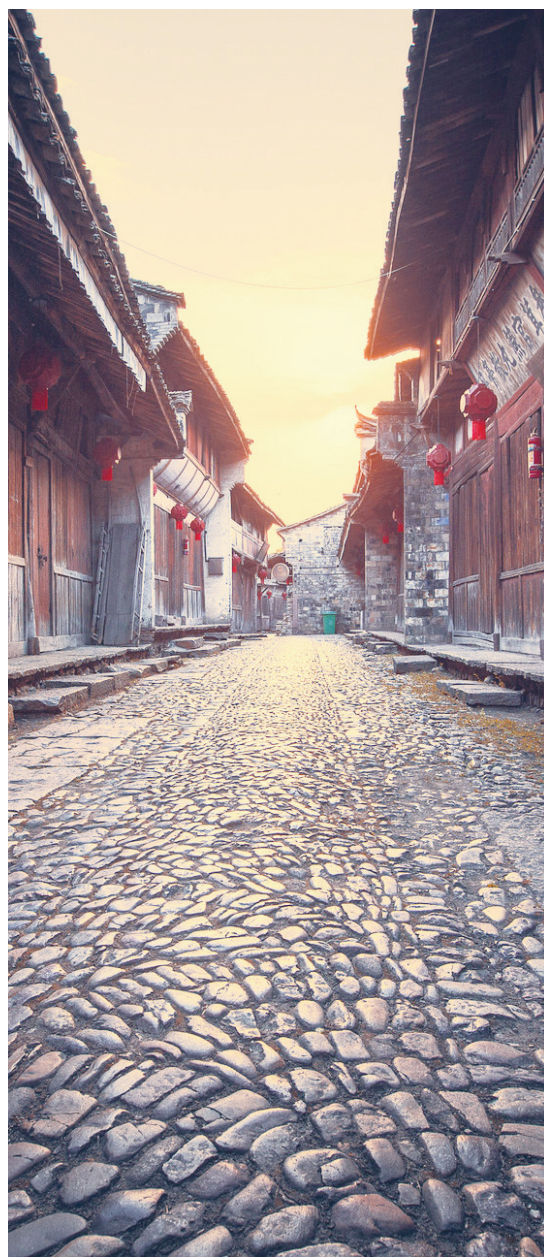
漫步在山水之间，但见沟深峡幽、草木依旧葱郁，青杠白桦、浓荫蔽日，远山如黛、近岭似碧，令人心旷神怡、流连忘返。旅途中的风景是感受人生的一个重要途径，细读脚下一块块石砖，那里有被岁月打磨的光亮；行至峰回路转处，往往被大自然的神奇和美丽所震撼。历史人文沉淀的厚重和山明水秀的自然，都需你放缓脚步细细体会。

碛口古镇

□ 刘云燕

碛口，位于山西省的吕梁地区，有“九曲黄河第一镇”之誉。它倚着黄河，山环水抱，形成了“虎啸黄河，龙吟碛口”的壮丽图景。

碛口因晋商的兴盛而繁荣，因晋商的衰落而破败。这里曾是著名的水运航道中转站，西北各省的物资到达碛口后，转陆路运到太原、北京、天津。每天往返的船只林立，店铺生意兴隆，是一座“水旱码头小都会”。缓缓地行走在碛口古镇的青石板路上，看着古老的房屋，当铺、药铺，遥想当年车水马龙，人声鼎沸



的过去。古镇至今保存着原始质朴的生活形态，素有“活着的古镇”之称。

碛口是绘画和摄影的天堂，那一座座窑洞，恍若陕北，整齐地排列在大山上。一件件精美的雕刻吸引着我们的目光。游走古镇，找个上了些年纪的老人聊天，递上一支烟，静静地坐在那里，望着长街古道，听他慢慢地讲述昔日古镇当年的繁华。这里曾经云集了380余家大小商号，想当年车水马龙，人声鼎沸。“驮不尽的碛口，填不满的吴城”“碛口街上尽是油，三天不驮满街流”。看着老人脸上的荣光和落寞，深深地品味这真实的碛口。

客栈就坐落在黄河边上。当夕阳西下，彩霞满天时，奔腾的黄河与远山形成了壮阔斑斓的画卷。我坐在河边的木头椅子上，看着碛口黄河排拍浪，眼前一片血色黄昏，美得迷离斑斓。古镇里，人们归家了。青石路上，传来“踢踢踏踏”走路的声音。待暮色四合，星星满天。我们伴着黄河的涛声入眠，似乎像躺在温暖的摇篮里，伴着黄河母亲的轻轻哼唱。

去碛口赶集，是极有风情的。据说阴历初五、初十，这里都会有热闹的集市。五里八乡的人们都会赶来。那集市上摆满了花花绿绿的布料，扎着红头绳的小妮子，裹着白头巾的老汉，嬉闹着逛集市的新媳妇，人生百态，每个人都是欣喜的表情。喜欢就这样静静地观察，每一个人走动起来，就像一幅流动着的碛口人文画卷。

行走李家山，寻访那个黄河岸边的世外桃源。画家吴冠中先生曾说：“这里从外边看像一座荒凉的‘汉墓’，一进去是很古老很讲究的窑洞，古村相对封闭，像与世隔绝的桃花源。这样的村庄，这样的房子，走遍世界都难再找到”。

据说这里除了漂亮的窑洞，还有一个人们耳熟能详的民谣：“李家山的女子，白家山的汉，招贤镇的瓷器，南沟里的炭”。我喜欢这些依山而建的窑洞，喜欢那些精美的砖雕，每一位人物都栩栩如生，活灵活现。

到了碛口，一定要坐船沿黄河而下，去看咆哮震天的二碛巨浪，体验浊浪排空，磅礴豪迈的黄河气概。然后，沿黄河上溯20多公里，观赏世界上规模最大、保存最完整的百里黄河廊——黄河天然水蚀浮雕。黄河水用它的坚韧，加上风，加上亿万年的时光，成就了一卷卷让人叹为观止的惊世作品，镶嵌在黄河岸边的绝壁上，既有栩栩如生的动物造型，又有浪漫的雕刻艺术，还有书法的再现，让我们为自然的鬼斧神工惊叹不已。

行走碛口，领略黄河的磅礴，亦能感受古镇的历史和沧桑……

朗月晴空赏苗寨

□ 应红枫

“苗寨公主”服饰的靛照，也算不虚此行。

西江千户苗寨内主要人文景点有银饰坊、蜡染坊、刺绣坊、酿酒坊、苗寨观景台以及寨子中心团结广场民族舞蹈表演等。其实西江千户苗寨本身就是一座露天的民族博物馆，较为完整地保存了苗族的原生态文化。在这里，除了可以领略苗族的歌舞，还可以感受苗族的农耕文化、服饰文化、饮食文化等世代相传的民风民俗，能让每一位游客亲身感受西江苗寨的非遗文化，也为西江苗寨的旅游产业，增添了一抹不可或缺的人文内涵。



注视远方

□ 丁宇

一不留神的对视
打破了仰望远方的灵感
月亮之上的遐想
散落在回归的旅途

从未有过的低语
沦陷为季节最后一片落叶
无眠之夜的足音
生动不堪一击的回眸

刻有你名字的掌心
没有留下一丝你的消息
闪耀在村庄的灯光
战栗在日渐转寒的琴弦

听岛

□ 何愿斌



从“喔喔喔”的鸡鸣声中醒来，撩开窗帘，看看山影背后的天空，还是阴沉沉的。显然，既定的明月之约已经落空。但我还是执意出门走一走。

旅人们还在幽梦中，雨忽然醒来似地垂落天井。雨声是淅淅沥沥的那种，所以起初并不入耳。我带上雨伞，雨就扑扑到伞布上了，也好，没有明月，我就带上雨走。民宿楼梯口盘卧的黄犬嗅着我跟上来，它摇着尾巴上的雨滴，很快就不情愿地落单回去了。秋天的雨是有凉意的，不会举伞的狗终究爱惜自己的毛发。

出发地是湖畔码头，岛上居民将七八条船只拴在浮码上，船底被浪涛拍打得轰轰响，像一个急着敲门的人，却始终得不到回应。连接船坞的台阶将行人分散至各处，也将牵牛花、金银花散布开来。丹桂飘香，在雨中，浓香更胜，深吸一口，沁心润肺，让人禁不住要打出一个快意的喷嚏来。

虫声唧唧，在草莽深处，在箬竹的枯叶底，在斜坡之上。疏雨不过是打湿了草叶的表面，在草根的孔穴里，秋虫暂时过着温暖的春天。虫声大致有三种：第一种是长调，“唧唧唧唧……”，重复倒底，像一个练习描红的幼童，一页重复一个字。又像不会句读的人，一逗到底。第二种是复调，“唧唧，唧唧”，只作简单地停顿，仿佛等待同伴的回音。细听之，可以解读为：“来不？”“不来？”“不来？”“来不？”当我试图作出回应时，那声音却突然消停了，似乎有感于我的唐突和冒犯。我知道，除非是像儿时那样将整个斜坡的草除掉，否则我不可能轻易寻得到一只蛰居的秋虫。第三种呢，最有趣，也更耐听，它的吟唱短促、有节奏，好似某种提醒，“唧唧，唧唧唧”。音作五音，分两段；两段后又停歇一阵，然后再鸣，再提醒。

我在草旁蹲守，居然不知道雨什么时候停了。风吹栗树，几团毛茸茸的板栗果掉落石阶上，声音脆响，颇有重量。我用鞋底轻轻一碾，饱满的板栗就迫不及待地弹出来。咬开来，生鲜板栗发出莲藕般的脆响。和风带雨坠落的，还有山中特有的锥栗，形态特别，像螺丝戴帽。踏步拾级，脚底不时传出脆裂之音。这是岛屿的声音，也是秋天的旋律。

岛顶茶园、竹林，林中有一种鸟独自发出“咯一咯一咯咯”的申唤，我驻足细听，一只苍鹰忽然展开宽阔的羽翼向着湖心飞去。在电线杆线上，身段娇小的棕背伯劳炫耀般地练习嗓子，它百变音调，见我凝神欣赏，愈发叫得欢快，把一座岛都忘记了吧？

返回时，溪水陪我下山，水声叮叮，像是从瓷瓶里倒出来的。徽派老宅的木门被推开，发出久远的吱吱嘎嘎声，那是门臼拔出、门臼转动、门环晃动的组曲。留守湖心岛的居民醒来了，秋天的湖心岛开启了一个全新的雨后清晨。